

# 逝水年华——齐大女生泛舟记

□李耀曦

济南历史上有个齐鲁大学,是一所教会大学。齐鲁大学的女生多是名门闺秀。彼时济南的年轻女孩子,要讲漂亮和洋气,既有知识又有风度,则非齐鲁大学女生莫属。齐大女生泛舟大明湖,乃是往昔一道靓丽的风景。但只可惜,我们谁都没见过。

然而,无巧不成书。笔者还真在一位友人家中珍藏的旧影集里,发现了一组当年齐鲁大学女生游览大明湖的老照片。友人的父母均为老齐大毕业生。昔日明湖泛舟者,就有其母亲的身影。更巧合的是,这些齐大女生乃是齐大历史上最后一批毕业生,她们脚踏在新旧时代更迭的门槛上,跨入校门时还是旧社会,跨出校门时已是新中国了。

这样的老照片,可遇而不可求。其情其趣,其历史价值,绝非当年报章杂志所刊浮光掠影者之可比。于是征得友人同意,我将其全部翻拍下来。而可喜的是,如今她们中仍不乏健在者。经笔者多方探寻,虽未尽知其详,也得之一二。

“图一”中,当年五位齐大女生,泛舟大明湖,可谓游得兴致勃勃。她们应是先在鹊华桥码头游船旁合影留念,然后一路风风光光向北岸畅游而去。

先看这张游船旁的合影。从身材和模样上判断,大概以山东人居多。前排两位女生,左边梳短辫大眼睛的叫曲翠华,政经系47级学生;右边戴眼镜留齐肩发,略显年龄大者叫刘莲芳,史社系46级学生。后排左边这位名刘馨兰,右边一位名张瑞云,两人均为政经系47级学生。中间一位名孙玉娟,史社系47级学生。

所谓“史社系”是历史社会系的简称,“政经系”则是政治经济系的简称。这两个系均属齐大文学院。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齐大文学院,海内学者名流荟萃,现代文化名人中,老舍、马彦祥、徐霞村、王献唐、钱穆等人都曾执教于此,顾颉刚、孙伏园、胡厚宣、吴金鼎先后担任文学院院长。

从“图二”中可以看出,她们是坐“篷子船”游湖的。这种篷子船很有意思。它用四根轩柱支撑起一顶木板席篷,但有轩板并无轩窗,下面船舱两厢,仅设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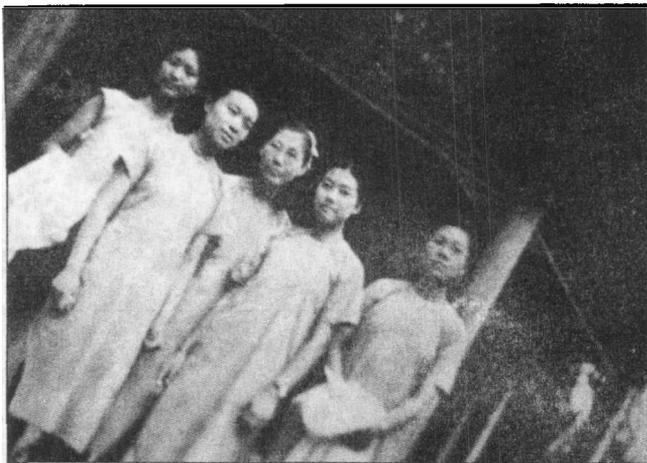
图一、五位齐大女生在鹊华桥码头合影。后排右起刘馨兰、孙玉娟、张瑞云,前排右起刘莲芳、曲翠华



图二、五位齐大女生坐着篷子船畅游大明湖

栏护卫,四周都是敞开的,活像一座水上凉亭。船家为游客想得很周到,还在这凉亭似的船上摆了铺台布的茶桌,沏上一壶清茶。舱门上方悬挂着匾额,舱门两旁配有楹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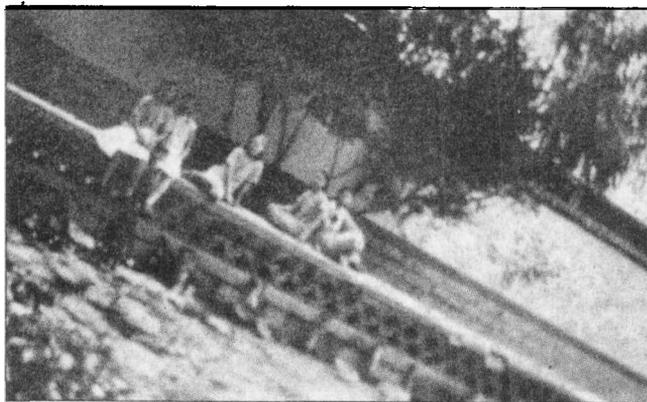
20世纪50年代之前,大明湖游船分三种:小划子,篷子船,玻璃船。篷子船介于两人小划子与多人玻璃船之间,可容五六人乘坐,是当年游客乘坐最多的大众船。此外还有一种豪华大画舫,索价高昂,非一般游客所能享受。篷子船虽稍显简陋,但朴雅可爱,饶有趣



图三、五位齐大女生在历下亭前合影留念



图四、五位齐大女生在湖心岛上留影



图五、五位齐大女生在小沧浪得月亭荷花池边

味。可惜这种富于文化意味的古老木游船,现在已经见不到了。

当年她们都游了哪些地方呢?大明湖今昔景观已颇为不同,一些亭台楼阁和祠堂早已不存在了。但从图片中约略可以看出,她们到过的地方,有湖心岛上的历下亭,北岸北极庙西侧的成仁祠,铁公祠小沧浪亭内的荷花池,可能还有张公祠、汇泉寺等,基本是各个景点都逛了一个遍儿。

尽管这组老照片确切拍摄时间现已很难确定,但

据笔者推断,当为1947年秋天——新生入学之际。因为她们中有47级新生,显然不可能早于1947年。而在晚些时候,图中她们去过的成仁祠那个地方,已被列为军事禁区。

到了1948年夏天,济南已是战云密布。战役的残局阶段,王耀武的“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指挥部”已由商埠城防司令部迁移至城内大明湖北岸,就龟缩在北极庙西侧成仁祠下面,当年韩复榘为防日军轰炸而修筑的地下防空工事里。战至最后时刻,大概他觉得“内战”嘛,还是以不“成仁”为好,据云就是从附近北水门乘小船逃出城外去的。

有史料表明,1948年夏天,这五位齐大女生已不在济南。八月中秋,济南战役打响前,当时的齐鲁大学已经南迁,直到1949年秋济南解放,齐大才重新返济复课。当1950年秋齐大46级学生毕业之时,正值学校新旧交替、上下一片忙乱之际,此时的这群齐大女生,恐怕已经没有心情逛大明湖了。所以,再晚的可能性也不大。

## 二

齐大历史上两次南迁。一次是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之后,一次是1948年济南战役前夕。第一次为抗战而内迁,当时举校内迁四川成都华西坝,借协和大学校舍上课(时称“协和五大学”)。抗战胜利后复课。1946年12月底,全部返回济南,历时七八年。第二次内迁则是为躲避战火。1948年6月,齐大离开济南,医学院迁福州协和大学,文理学院迁杭州云栖寺。1949年10月重返济南,前后一年多时间。

图中五位女生便赶上了齐大第二次大搬家。

她们46级第三学年、47级第二学年的课程是在杭州云栖寺上的。也许会有人说“上有天堂、下有苏杭”,能去风光绮丽的“天堂”上课,岂不更为美妙吗?其实,杭州云栖寺并不在杭州城里,而是在距城数十里之外的五云山深山之中。齐大学生们借助那里的破庙栖身和上课。

校长吴克明在时局急遽动荡之中奔波于福州和杭州之间,还请来苏步青、陈建功、王淦昌、束星北、王承基、谭其骧等海内名学者。当时国统区物价飞涨,国民党的金圆券形同废纸,而齐大则是以美元支付教师薪金的。吴克明请这些名教授来给学生们上课,固然帮了齐鲁大学的大忙,但又何尝不是吴克明为大家解危济困,救无米之炊的众人于水火之中呢?

1949年9月,济南解放。华东军政委员会责成校长吴克明,将滞留南方两地的齐大师生迅速召集回济

南。她们这些齐大文学院学生，至今还难忘当年挥泪送别吴校长回济南解放区的情景。师生们一直把吴克明由云栖寺送到山下。全体列队高唱送别歌：“校长再见，校长再见，祝您一路平安，校长再见……”

吴克明冒着战火硝烟在国统区与解放区之间南北奔波，一个月后，将齐大师生全部带回济南。不过，由于齐大的校董会董事长是孔祥熙，吴克明则是遵照校董事会的决议主持这次南迁的，他便被理所当然地视为“反动旧营垒”里的人物。因此重返济南后的吴克明便由活菩萨再世变为泥菩萨过河了。虽然其校长头衔一直保留到1950年夏天，但1950年齐大学生毕业证书上的校长署名和大印已换作他人。

### 三

笔者幸得一份1947年3月吴克明撰写的《齐鲁大学复员报告》。

从这份原始资料中，我们可以窥见。当年齐大文学院简况。《复员报告》显示，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齐鲁大学立即命一部分教师从成都返回济南，齐大文学院于1946年秋天开学招收了新生。此时还是南北两地上课。齐大全部返济后，文学院于1947年又招收一批新生。返回济南后的文学院院长为吴金鼎（著名考古学家，1928年，城子崖“龙山文化”发现者），三系主任，文学系为孙伏园，史社系为胡福林（即胡厚宣，其后为杨勉斋），政经系为张国安。

报告统计，文学院四个年级在校生共177名。其中史社系46级男生10名、女生3名，47级男生19名、女生10名；政经系46级男生29名、女生6名，47级男生10名、女生6名。也就是说，1947年初的齐大史社系与政经系46级47级女生共有25名。这是当时的统计数字，到这两届学生毕业时，由于兵匪阻隔，道路中断，以及中途退学、转学、留级等种

种原因，这个数字更是大为缩水，所余能有十来个人也算不错了。齐大史社系47级29名学生，到1951年毕业时剩下两人，男女生各一名。女生名栾汝珠，男生名安作璋。

“图六”为史社系四位女同学合影，前排两位是46级的，左为刘莲芳，右为何叶秋；后排两位是47级的，右边为孙玉娟，左边即栾汝珠。“图八”为史社系四位男女同学合影。前排自左至右，依次为刘莲芳、栾汝珠、何叶秋，后排男生即安作璋。

从“图六”中，四姐妹的服饰打扮、神态气质上不难看出，她们中不乏书香门第、大家闺秀。栾汝珠，山东蓬莱仙岛人，齐大教授墨学名家栾调甫之小女儿。栾汝珠姊妹中有三人毕业于齐鲁大学。孙玉娟身世不详。据云何叶秋为上海资本家的千金小姐。了解更多点的，则是这位刘莲芳同学，乃因她即那位友人的母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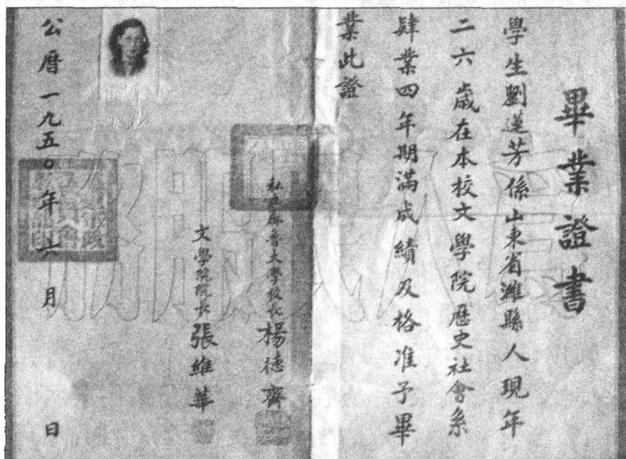
刘莲芳，祖籍山东潍坊。刘家在潍坊是名门望族，既有田地又有产业。刘母共生育了十个子女，她在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九，被称为“九姨”。刘家大小姐中“老八”、“老九”、“老十”皆毕业于齐鲁大学。1950年，刘莲芳毕业后留校工作。1952年，齐鲁大学裁撤停办，她与从北京重返济南的何叶秋，两位同学好友“下岗再就业”，都去了济南铁路中学（铁一中前身），做英语教员，直至80年代退休。

如果说图中几位女同学乃名门闺秀，那么，这位男生安作璋就可说是穷小子了。

安作璋即今山东著名史学家、山师大兼山大博导安作璋先生。安作璋1927年生，山东曹县人，求学齐大期间，不但家庭贫困，而且身患关节炎，举步维艰，因而取笔名“徐行”。他是靠半工半读、助学金和给高年级同学修改文章等，所获微薄，赖以温饱，而读完四年大学的。1955



图六、刘莲芳、栾汝珠、何叶秋、孙玉娟四姐妹合影



图七、1951年的齐鲁大学毕业证书



图八、齐大史社系 46、47 级男女生合影。男生安作璋，即今日山东著名史学家



图九、50 年代初，刘莲芳在齐大校园内留影

年，他破格升为讲师，同年《汉史初探》受到史学界好评。1959 年，《两汉与西域关系史》以其论述翔实，在苏联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。90 年代以来，被誉为中国内地“秦汉史学界一座重镇”。有人赞著作等身的安老为“六十年治史不辍，八十岁桃李天下”。

我把当年的合影拿给安作璋先生看，80 多岁的安老甚为吃惊，问个不停。时隔数十年后，他重新得见恰同学少年时的旧影。其早年所存资料图片尽失于“文革”中。

#### 四

旧时代的新女性，新时代旧学生。

重新回归济南的齐大于 1950 年春复课。开学后，齐大校长与文学院院长都已换为新人。对新的齐鲁大学来说，文学院 46 级 47 级在校生，就成为最后两届旧学生了。老校园新景象，旧学生新章程。46 级毕业照，临时撤掉了学士帽，一律改为免冠照；47 级毕业，统一分

配工作，任何人不得自找职业。总之，绝不允许“再搞资产阶级那一套”了。

“图七”为当年刘莲芳同学的毕业证书。证书底纹上赫然印着“为人民服务”五个红色双勾大字，大印为“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”，齐大校长署名为“杨德齐”，文学院院长署名为“张维华”，发证时间为“1950 年 6 月”。

两年后的全国高等学校大调整中，齐鲁大学撤销停办。杨德齐调山东农学院任副院长，张维华调山东大学任历史系教授。于是，这张毕业证书便成为齐大历史上最具划时代意义的一纸毕业证书，杨校长和张院长成为齐大历史上最为短命的校长与院长。

在随后而来的思想改造运动中，被撤销兼并的学校即陷入受歧视的境地，尤其是外国教会办的大学，被舆论指责为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文化侵略的基地。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。这些齐大师生便成为批判崇洋媚外的众矢之的，“走狗”、“洋奴”等帽子无偿赠送……

60 年后的今天，我寻访她们的芳踪。

今日山东大学西校园，即早年齐鲁大学原址。泛舟者中的“九姨”刘莲芳已经故去，老同学栾汝珠依然健在。我在校内柳荫路一座旧楼上，找到了旧影中的栾汝珠女士。

时年 83 岁的栾汝珠女士，腿脚不甚灵便，已垂垂老矣。栾汝珠老人并不认识我，我却认识她。殊不知，她乃是我当年的老师。20 世纪 60 年代，身为济南一中历史教员的栾汝珠，给我们这个初中班代过课。当时的栾老师还很年轻，肤色微黑，但人长得俊美，风度翩翩。记得她给我们上课时，板书十分漂亮，板书写完后，一个华尔兹舞步式的转身，长发随之甩动，长裙随之飘动，男女生都看呆了。

此次得知，“文革”中，栾汝珠老师随丈夫曹大夫下放农村，去了鲁北滨州医院，80 年代后重返济南，任职山医大图书馆，直至退休，安度晚年。

何叶秋老人亦在济南，就住附近，闻笔者至，也赶来了。何叶秋 80 多岁，依然行动敏捷，干净利索，穿着讲究，仍可看出江南美人的风姿余韵。

两位老人对着我翻拍的旧影仔细端详，一番指指点点，一番唏嘘感叹。不知有多少沧桑往事，又在两位老人的回忆中一一闪过。经过相互质对，不多会儿，谁是谁，何级何系，现在何处，便都弄清楚了。可惜，尽管旧影中曲翠华、刘馨兰、张瑞云、孙玉娟四位女生至今健在，但均散居外地，已无法知道更多细节了。□